

分天之明

中土殷地朝歌，昏昏昧昧，西歧周部落的羌人都龜縮在玉門，他們不敢外出，殷地朝歌北門市集一切如常，這是農舍的閑天帶來的消息，西伯姬發依舊萎靡不振，他一點也不想起身，老人家累了，西伯姬發七十四歲了。他毫無心思，紂王和妲己自他眼前遁地消失無蹤，玄女族人退下鹿台，她們輕巧無聲的沒入人眾之中，炮烙飛出摘星樓之前，那個身形高大碩壯配戴羽毛的年輕人怒目圓睜看著他，他威嚇的說了什麼呢？

有蘇氏鉅說：「有朝一日，我將會率眾回來收拾你們這些羌人！」

另外一個年老的長人悲憫的看著他，伸手挽起妲己，不，是那個像極了妲己的女人，雙雙步上炮烙，他們都走了，炮烙之行！

西伯姬發恨不能也下地遁去，他無顏再苟活人世了，半生征伐，他爭來爭去都是為了別人的慾望，上代西伯姬昌，尚父呂尚，周公姬旦……，他不知道自己為的是什麼？

姬誦送來羹湯，他這個兒子這樣像他的阿舅紂王，他是妹喜已的長子，西伯姬發真想念妹喜已，如若妹喜已還在，一定能告訴他那些他不懂的道理，還能保護他不讓他外出征伐。

周公姬旦來了，他要西伯姬發下命令，率眾人進入殷地朝歌的離宮，周公姬旦也很慌殷地朝歌這樣寧靜，彷彿不曾發生過前幾日的事情，人人依舊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他不知從何下手才能叫這些人聽他的。尤其玉門裡剩下來的西歧羌人，人人都又驚又怕又想獲得賞賜，這些

事，周公姬旦完全不理不開了，他們都不聽他的話。

西伯姬發冷冷地看著這個矮小又貪心的弟弟周公姬旦，此人居心如此深沉，他身居幕後，都叫眾兄弟去爭，自己躲起來，待事情過去了，他才來編派一切，偏偏他又無能，說話無尾音，分派一切又都是亂糟糟的，西伯姬發真是瞧不起他。

姬度來了，他說他可留下來請師父樂官商容協助，於是西伯姬發叫姬度去找樂官商容想辦法，安排接下來的一切事宜。

老樂官商容在家，他見學生姬度來了，他端起架子，要姬度拜見他，姬度真的下跪拜他，他對著師父樂官商容跪拜叩頭，樂官商容高興了，前幾日他在垆野，親見以前的同僚們上了鹿台，都無人請他上鹿台，可是現在，那些人都沒下來，只有他還活著，這是上天對他的保護，尤其現在，西歧的樂官姬度來叩拜座師，這是他的榮耀，他當然會傾全力協助他成事，否則當人家什麼老師呢？

樂官商容對姬度獻策，必先安撫孟門的武庚祿，他是紂王的獨生子，有他在，殷地朝歌暫時不會有事，其他的事情就能緩緩安排，殷地朝歌的殷家商人寧靜，他們都是順服天地的人，只要不擾亂市面，一切都能繼續下去，因為，殷地朝歌是天下子民，他們信仰天下為公，土地是萬物生靈之地，且殷家商人惜命，絕不會反抗，自戕性命。

有了樂官商容一再保證，姬度放心了，他返回玉門，向西伯姬發和周公姬旦說明狀況，姬度留了一手，他說自己也能留下來協助一二，只要安撫孟門裡的武庚祿，再加上殷家的老樂官商容和自己，殷地朝歌絕對會平靜無波。

經姬度的再三保證，周公姬旦也無奈，現在還輪不到他說了算，周公姬旦恨恨的答應姬度的說法，先去孟門安撫武庚祿。但是，要派誰去呢？

周公姬旦轉眼看見姬誦，面對西伯姬發和姬度都在，現在還不是他使出顏色的時候，他請姬誦去孟門傳達消息，周公姬旦叫姬誦「小子」，他既然不能在權柄上勝他，只能在言語上欺他，明火執杖他不敢，小刀小槍他卻有不少。

姬誦一個人了去孟門，孟門規制依舊，可是內裡安靜極了，孟門女主女霞接待他，她說武庚祿去了菜地，今秋最後一批的瓜、豆都要採收。

姬誦只能等待，他問候青娘娘，女霞說，青娘娘不知去了哪裡了，她自秋分就沒回來孟門，且霰嬖嬖也不在了，好像都和邛娘娘走了！

姬誦很難過，他無法停止內心的傷痛，人前且不宜落淚，他只好專心在心裡念唱，念唱玄女之歌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武庚祿回來了。

武庚祿一派農人裝扮，他和姬誦歲數相當，武庚祿面目長得像女姜，人秀氣，反而是姬誦還有些像紂王有張笑臉。他們都已經是半百之人，兩人歲數都是五十出頭的人了。

武庚祿和姬誦是表兄弟，兩人相對無言，姬誦完全無法傳達任何消息，他慚愧極了，若非周公姬旦使詭計，西伯姬發也不至於率眾來殷地朝歌，這些事，都不是他們樂意做的事情，武庚祿笑著請娘娘們送晚飯來待客，武庚祿和姬誦兩人對坐，這真是不知從何說起了呢！

姬誦只好說了來意，他說：

「請祿父奉其先祀，守商祀勿絕，善保殷之餘民。」

武庚祿笑了！他是這樣好笑，殷家商人重生不重死，且不祭祀天地，何來奉先祀之說？他也不知從何說起了，武庚祿只能撿簡單的道理說給姬誦聽。他說：

「紂王曾對我說，不以物遷見事、不以物化而守其宗。守志氣者靜，壯躁者日耗以老，有若無、實若虛；機械巧智不載於心就能安樂，人生但求其放心爾！」

姬誦隱約也知道這些道理，但是他在西岐苦地牧民勞苦，囿於經驗有限，他還是有些道理不是很明白，他只能垂頭細想。武庚祿見他謙遜順服，他也是憐憫姬誦，爭來爭去的天下這麼大，西岐周部落的羌人這樣貪心，可能到最後都無法收拾了，一切都要放在姬誦肩上，這個姬誦，還能有九天玄女之音保護，姬誦以下的後人呢？還有誰來保護他們的心呢？

武庚祿又說：「天地盈虧自然，人心是變數，脫心汙染，破心桎梏，才能得真自由，殷家商人是自由之民，坦坦堂堂，無有絆羈，你只要不違矩，能乎安常，不尚特異，而求自安，即得大自在，此事不難，得訣自行。」

況且青娘娘與你同心，她是九天玄女冰女，你還有九天雪女之音，守乎性中，安於命中，你比我強，道直路長，外求無益。無為，即於性命之外非有所加，這就是自然。」

姬誦簡直無地自容，他都不知道要如何是好，武庚祿這樣娓娓道來，都是他的性命，他真是不知道要如何走下去了。

「：時間之輪輪轉不歇，你別氣餒，莫懷空想，照顧腳前，自修為務，不驚不乍，人心就能平和，天地不人，勿外求於祭祀，那是欺人之舉，莫為。」

是啊！天地不人，這句話是母親妹喜已說過的話，要他們兄弟別到處跪拜，天地且不需人

來跪拜，更何況人？

「：保守你的心，心心念念平靜，你就安樂了，人民也能安樂，這是族長的天命，天命所規，以後就辛苦你了。」

姬誦問武庚祿：「公將如何？」

武庚祿大笑，他說：「天上的鳥不種不收大地尚且養活牠，天下之大，都是萬物生靈的棲身之所，殷家商人以車行遍四方，夏族人四海為家，我們都是自由之民，天下為公。」

姬誦垂頭喪氣地回到玉門，西伯姬發憐憫這個長子，他含愧帶羞，簡直對不起兒子，也對不起妹喜已，西伯姬發聽姬誦轉述武庚祿之言，他痛哭不已，真不知道接下來他要如何收拾殘局了，可是這殷地朝歌卻一如平常，沒有了殷主紂王，他們也能平安過日子，這些事都超乎西伯姬發的想像，他真的害怕了！

周公姬旦終於如願以償入主殷地朝歌了，可是他自知不可能當上人主，西岐周部落的勇士都不聽他的，且姬鮮和膠鬲、軍三句的屍體還在庫房裡放著，振鐸、姬娜、姬處、姬封、聃季、姬武、姬鄭……，大家都眼睜睜的看著他，他若一個不小心，周公姬旦可能會遭千夫所指，無疾而終呢！

散宜生來了，他帶來虢村之人，虢村是西岐前代世子虢仲、虢叔和自己同父異母的兄弟們所繁衍出來的後生，他帶來虢村人，做了梓木棺，用雒，一種黑身白鬣的馬拉車，將姬鮮葬於殷地朝歌西門外伯邑考和周公季歷的墳旁，就讓他們三人相伴吧，他還將膠鬲、軍三句也一同埋在此地。

三具梓棺自玉門出，沿途都無人探看，深秋深紅落盡，天地有肅殺之氣，殷地朝歌的商人都深居不出，天地變異了，人心思變，殷地朝歌商人不能忍受這些怪異的西岐羌人，周部落羌人出殯，大鑼、鼓吹喧鬧無比，那音樂悲喜不分，只是一味嘈雜，送行的眾人哭聲憂懼卻不悲傷，聽他們的哭聲又是驚惶又是恐怖，殷地朝歌的商人不能忍受這些聲音。

天降大雪了！又降下冰雹，大地生出霧氣，團團將西岐周部落送殯的羌人都阻隔了，人人伸手不見五指，下雨了！雪雨、冰雹和大霧，周公姬旦知道是九天玄女來了，都是他的讎人，九天！九個女人！仇人啊。

狂風吹散大霧，西岐周部落的人看見成群的禿鷹翱翔天際，禿鷹紛紛停在高處的樹枝上，耷拉著頭猙獰的竊看他們的行為，這更叫周公姬旦心顫膽寒，他叫人草草結束這一切，可是姬度還沒唱歌呢！他可不想錯過表現的機會。

姬度又拿起箜篌唱歌了，他唱的還真貼切，完全是姬鮮一生的寫照：

彼狡童兮，不與我言兮，維子之故，使我不能餐兮！

彼狡童兮，不與我食兮，維子之故，使我不能息兮！

眾人草草了事，他們都被西門市集外寒冷蕭瑟和詭異的景象驚嚇不輕，尤其姬度大唱特唱之時，也不知怎地，姬鄭嗤的一笑！還拉起嗓門一起跟著樂句反覆吟唱，他喜歡姬度這首曲子，這樣好笑又貼切，朗朗上口。

禿鷹倏忽消失不見，牠們都飛走了，天地間狂風不止，飛沙走石。

西伯姬發不肯離開玉門，他還想繼續住在這裡，這裡又像他的茹宮又有姐己的遺物，他不想離開，周公姬旦無法，只好率眾離開殷地朝歌，回去程邑了。

姬誦留下來了，姬度也留下來，由閔天的農舍支應玉門的一切所需，他現在已經是周的大臣了，閔天終於出人頭地了！

此後，殷家商人都稱孟門的武庚祿為祿父，殷地朝歌商人敬重武庚祿，他是帝辛紂王和東伯侯女姜的獨生子，孟門之主，他一生盛貴，為人莊重，受到殷家商人的尊敬，他是——祿父！

